

(上接第十八版)

烈日暴雨、风雪冰雹交替侵袭,纵使脸庞黑得发紫,深红色的冲锋衣被晒成暗褐色,只要发现一株长势良好的野生牧草,他就满心喜悦,认真观察、记录、拍照、采集,为野生牧草种植驯化试验作准备。

用脚步丈量大地,把文章写在田间。

三年间,刘昭明在海拔2800米到5200多米的跨度上,采集野生牧草种子50份;实地调查18个县区,完成测产样方269个,涵盖人工草地面积近20万亩;引进牧草品种70多个,种植牧草试验小区500多个,建立8个牧草科学种植示范区,种植示范田面积200多亩……他在乡村、荒野里的行程,累计超过2万公里,相当于开车从哈尔滨往拉萨跑将近5趟。

在一趟趟艰难的跋涉中、在一次次繁重的试验中,艰苦的环境外加高负荷作业,刘昭明数次晕倒。这让日喀则市草原工作站的同事心痛不已。由于拉不住刘昭明坚定射出的“梦想之箭”,大家只有干在一起,拼搏向前。

功夫不负有心人。开展示范种植的地块普遍增产,最高增产69%;用播种量减少5公斤没有减产的结论,解决了西藏种草播量小无法保证产量的问题;实现不用覆膜成功种植苜蓿的先例,首开康马县种草镇压先河;通过示范效果展示,使“三水两肥”“播后镇压”等技术理念深入人心;编写《日喀则市牧草种植技术规范》《日喀则市牧草科学生产技术手册》,把种草技术留在高原……

看到连片的青青牧草随风摇曳,牛羊不愁吃,千家万户的牧民就不愁富,大家跟着刘昭明团队,把草籽播进了大地。

三年来,刘昭明和队友不辞辛劳,无数次深入田间开展示范种植,指导生产,直接带动358户1430名牧民增收。

洛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这位黑黑的高原汉子一路上寡言少语,但来到草牧业生产基地后,他望着片片青草满眼柔情,就像看着自家的孩子,嘿嘿地对着我们笑,引得大家笑成一片。

这是群众幸福的笑容,像阳光一样照亮辽阔的雪域高原。

有次下乡,一个七八岁的盲童拉着刘昭明的手问:“叔叔,天空的蓝色是什么样子的?”这句话让刘昭明心疼,也深深印在他的心底。2019年,在自愿捐献眼角膜活动中,刘昭明在捐献卡上郑重地签下名字。

“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一个共产党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当年,孔繁森把这种“爱”体现在他工作和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循着孔繁森的足迹,一批又一批援藏干部视西藏为故乡、视群众如亲人,以实际行动书写赤子初心。

2013年7月,一年援藏快要到期时,陈人杰忐忑地向妻子谈起想要再援一届。

“我们的孩子我照顾好,牧区的孩子更需要你的照顾。”陈人杰妻子看似平淡而满怀温情地说。

2012年8月,中信集团援藏干部陈人杰奔赴那曲市申扎县,开始为期一年的援藏工作。临走时,他的孩子尚在襁褓之中,仅仅5个月大。

申扎县海拔4700米,向来有“生命禁区”的说法。一年时间,熬一熬能过去,但陈人杰认为“与其苦熬,不如苦干”。为了尽快摸清情况,找准工作抓手,陈人杰一口气跑遍全县7个乡镇64个村。这个过程中,最触动他的,是幼儿入园难。

这里没有幼儿园吗?

有是有,只是乡里县里有,村里没有。

申扎县大啊,将近2.6万平方公里。不要说到县城,就是到乡上,远些的村都隔着几十上百公里,很多牧民根本没有条件送孩子上幼儿园。

陈人杰带上调研报告,跑去北京向中信证券公司总部汇报。经过员工内部募捐,获得70多万元捐助。用这笔钱,2013年,建起巴扎乡7村梅朵幼儿园。

幼儿园建成那天,十里八乡的乡亲都来了,孩子们睁着惊喜的双眼跳啊笑啊。

那一天,群众的青稞酒里盛满了感激;那一天,洁白的哈达挂满了陈人杰的脖子,让他感受到了这份情感的重量。

于是,陈人杰再次向公司汇报,根据申扎县实际,这次一下批准7所幼儿园,由中信证券员工出资援建。可是,援藏期限快到了,陈人杰放心不下,向妻子说出想要延期的想法。

就这样,陈人杰又开启了三年援藏工作。

由于申扎县只有夏季才具备施工条件,三年时间过去,7所幼儿园还未建完。陈人杰又再次申请延期,这一干,三年又过去了。

7年时间,让陈人杰牵挂和自豪的,是这8所为孩子们挡风遮雨、提供学习场所的幼儿园,解决了周边15个村604户家庭的入园难题。

这7年,高原的风雪、高原的山水、高原的人,感动着他,激发着他,冰山融解,诗意流淌,他写下大量诗歌。

他觉得再也离不开滋养他的西藏。2019年援藏结束时,陈人杰舍弃高薪岗位,申请调藏工作。

这片热土没有辜负他!月亮暖吹天空的雪花,又像一张旧唱片,在七十二拐,吊来白云的行囊和峡谷谣曲。

高原上的山川河川、日月星辰、冰天雪地、峰峦沟壑,化为诗歌中的生灵。2022年8月,陈人杰的诗集《山海间》荣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

但是,这位刚强又颇有豪气的汉子,谈起接替他援藏的王军强时,止不住地泪流。

2019年,身为中信银行大连分行电子银行总经理的王军强,响应国家号召,踏上申扎县,一心想着遵从80岁老母的嘱托,多为西藏做些事。

看到放牧生活不方便,王军强借回大连休假的机会,专门到多家汽车厂向技术工人咨询请教,设计定做了适合牧民居住的牵引式牧居车;看到不少偏远牧区的牧民用不上电,他联系多家辽宁企业,募捐400万元,在多琼村建成极高海拔风电示范项目;为推介牧民的特色畜牧产品,他披挂上阵,搞起“县长直播带货”……然而,2022年5月8日,他在下乡调研途中遭遇交通事故,因公牺牲,长眠在申扎这片他深爱的土地上。

2024年4月9日,《西藏日报》发表了北京市第九批援藏干部宁洪海写的4首诗,内容是关于援藏三年的回忆。然后,宁洪海把这些诗作转发给他在西藏的第一个朋友——当雄县政府办的且

集到世界上分布海拔最高的植物——雪莲,这也是中国植物学家采样的最高点。

每一次援藏结束,钟扬都有无可辩驳的理由继续——第一次是要盘点青藏高原的植物家底,第二次是要把西藏当地的人才培养起来,第三次是要把学科带到一个新的高度。直到2017年9月25日,钟扬在出差途中遭遇车祸,将生命定格在53岁。

追忆钟扬,他的学生、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生徐翌钦回忆说,2015年,钟扬因长期工作劳累突发脑出血,抢救醒来后,他在ICU病床上口述一封给党组织的信:“这10多年来,既有跋山涉水、冒着生命危险艰辛的艰辛,也有人才育成、一举实现零的突破的欢欣;既有组织上给予的责任和荣誉为伴,也有慢性心律过缓和高血压等疾病相随。就我个人而言,我将矢志不渝地把余生献给西藏建设事业……”

在复旦大学举行的钟扬事迹报告会上,复旦大学的同事用一个关键词“追梦”凝练钟扬的一生。“不是杰出者才善梦,而是善梦者才杰出。他敢于有梦、勤于追梦、善于圆梦,他的头脑里,考虑更多的是社会和国家,关注的不仅是当下,还有长远的未来。他达到的是一个令人仰望的生命高度。”

钟扬,就像一颗流星,激烈地燃烧自己,短暂却璀璨。生命的绽放和枯萎只有短短53年,但他一直在努力播种,他的精神,他留下的每一粒种子,都会在雪域高原生根发芽。

日喀则市南木林县艾玛乡是西藏知名的土豆产区,湘河水利枢纽引来的水,让河流两岸曾经散乱的荒地变成规整的农田,白色的土豆花随风摇曳,似在点头致敬。

离开西藏前,亲眼见到自己为之奋战数年的水利工程为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和改变,程兵峰满心欢喜,“那一刻,特别有成就感”。

他的回答朴素而真挚:“当有足够的时间和平台能做成一件事的时候,肯定希望把事情做好、做到底。”

作为水利部援藏干部,2013年,程兵峰来到西藏自治区水利厅参加援藏工作时,正值西藏水利事业快马加鞭、高速推进的时期。

规划逐步落实、工程推进实施、民生实事落地见效,在一个个空白、打基础、利长远、惠民生的项目由蓝图变为现实的进程中,程兵峰的援藏时间延长了三年又三年,“就像自己的孩子刚刚出生,总要陪他走一段路程”。

这是他人生中最充实的9年。走遍西藏74个县区中的69个重点区,主要负责并组织编制西藏45条重点河流域综合规划,全部获批,在各省、市、自治区中编制和批复河流域综合规划数量最多;

在高原上工作,最稀缺的是氧气,最宝贵的是精神。

也许,岁月能改变山河,时间可以冲淡记忆。生命虽有限,但精神永恒。2024年,对口支援西藏工作30周年,也是孔繁森殉职30周年。

4月3日,清明前夕,援藏干部代表、孔繁森生前好友同事、山东聊城工作人员代表等,来到位于阿里地区的孔繁森纪念馆,进行清明祭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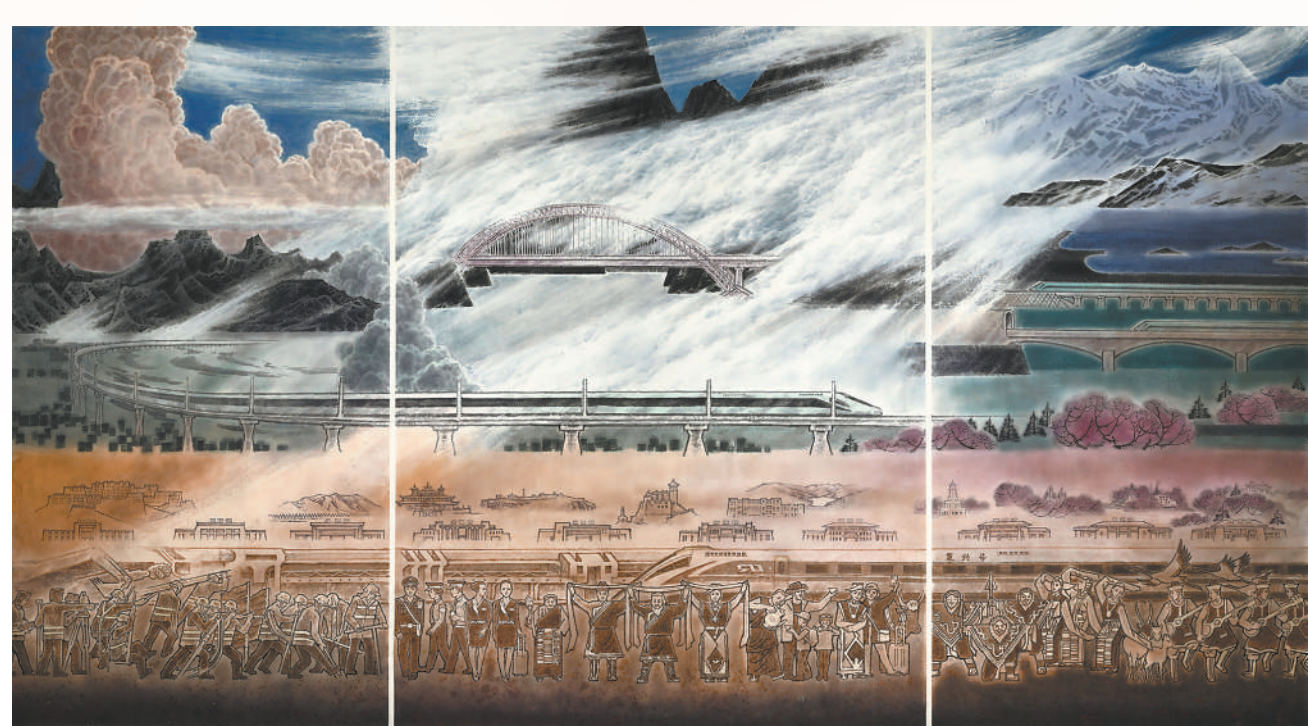
山东省援藏干部中心管理组党委向孔繁森烈士墓敬献花篮,第十批援藏的同志逐一到墓前献上鲜花。在重温入党誓词时,不少同志流下泪来。

30年过去了,广大干部群众依然惦念着他,说起这个名字时,眼睛里充满敬意。在这里,大家都感慨于这个名字在西藏人民心中不朽的分量,感慨于当地群众对援藏干部的深厚情谊。

“与海拔比高度、与雪山比纯洁、与风沙比坚韧、与草原比广阔”,正是广大援藏干部传承“两路”精神、老西藏精神、孔繁森精神的真实写照。

第六批援藏干部、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钟扬,有很多称号:种子猎人、植物学家、援藏教授、科普工作者、复旦博导。

不到荒凉的地方,就找不到神奇的种子。在援藏的16年间,钟扬为国家 and 上海的种子库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4000万颗种子,储存下绵延后世的丰富“基因”宝藏;为西藏大学申请到第一个生态学博士点,培养出西藏大学第一位植物学博士;攀上珠峰北坡,采



▲壁画《拉萨林芝铁路通车》,作者李冬。

然而,这不仅没有让他退缩,反而更加一往无前。

“任何事能现在做,就别等到明天。”

为了做好规划项目筛查,他曾经在一个月里跑遍阿里地区7个县各个乡镇,认真调研农牧民有需求的每一个水利项目;为了做好审批权限下放后前期工作监督检查,他在半个月里跑遍日喀则市18个县区,检查50多个工程项目的前期工作;他还曾深入昌都市“三岩”片区访贫问苦,为当地农牧民脱贫攻坚出谋划策……

程兵峰说:“西藏磨砺了我,我也成就了我,这一生值了。经历雪域高原的风吹雨打,我的人生字典里再也没有‘艰苦’二字。”

这样的故事,西藏遍地都是。许珠武,中央政策研究室援藏干部,2013年进藏工作,一干就是11年,直到2024年6月回京。从风华正茂到年过半百,从第七批到第十批,选择留下来的原因是什么?他说,是工作需要、组织需要,是对西藏这片高天厚土的爱,“做不了高原擎天柱,就做雪域筑地泥”,留下再多做一些事情,多做一些贡献。问及这11年来有没有令人感动的事,他说,他干着普通的文案工作,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聊得最多的是西藏的变化——农牧民生活显著改善、城乡面貌焕然一新、各族群众手足相亲……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许珠武的妻子顾淑华在2019年孩子上大学后又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援藏,从团中央到团区委,从援藏家属到援藏队友,这一干5年又过去了。

“珠武很少跟我们提起他的工作,来西藏看他,每次都看到家里一箱又一箱的面,干文字工作呕心沥血,整夜整夜地熬。”顾淑华说,“他来西藏的时候头发浓密,现在掉得像棵枯树,还长了不少疖子,神经性皮炎也折磨着他。你看现在都5月底了,我们只穿一件薄外套,他是秋衣秋裤都不敢脱下来,还加件棉毛衫。”

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却莫名地触动人心。

进藏为什么?在藏干什么?离藏留什么?这是他们时常自问的三个问题。

“多为西藏做些事”,广大援藏干部把忠于信仰、人民情怀、精神追求浓缩成一句质朴的话语。

五、精神·穿越时空而历久弥新

这片高原,很古老也很年轻,很深沉也很热烈。这样的性格,像极了在这里生活工作的人们。耳濡目染,援藏干部自然成为群像中的一员。

这片高原的确年轻,她的新生是一

作为项目负责人之一,他参与完成了《西藏自治区用水定额》编制并由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布实施,填补了全国省级用水定额的空白;

负责并顺利推进湘河等7项重大水利工程前期工作和9座中型水库前期工作、计划管理、重点工程建设管理、综合管理等多方面工作……

9年青春献高原,他舍弃了小家的团圆。突发重病的父亲、独自住院手术的妻子、被幼儿园老师误以为单亲家庭的孩子……无数个缺席的瞬间让他心中愧疚,也对家人的理解支持充满感激。

程兵峰说:“这些事几乎会发生在每一位援藏干部和在藏工作的水利人身上。西藏太需要水利的支撑,踏上高原,我就得全力以赴。”

在奔跑逐梦的过程中,他与死神擦肩而过。2020年5月,在从日喀则调研返回拉萨途中,程兵峰被一块20厘米见方、棱角分明的滚石击晕在车上,造成颞骨粉碎性骨折,受力点距离太阳穴不足1厘米。

夜跨越千年。

从1951年到1994年,从1994年到2024年,这里的故事越激越澎湃,掀起翻天覆地的巨浪,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顶天立地。

从建成第一条公路、第一座机场,到川藏、青藏、新藏、滇藏4条“国之大道”通往拉萨,青藏铁路巨龙盘绕,川藏铁路快速生长,再到复兴号驰骋高原,“空中金桥”通往四方……

从建成第一座现代电站,到藏木、叶巴滩、拉哇等超级水电站屹立峡谷,高峡平湖之上,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通过青藏、川藏、藏中和阿里电力联网到达祖国各地……

从建成第一座桥梁,到纳金大桥、柳梧大桥、柳东大桥让拉萨河两岸往来穿梭,追龙沟特大桥把川藏路上的天堑变通途,多布特大桥、昂嘎大桥、五曲雅江大桥让条条高速四通八达……

从建成第一所现代小学,到形成幼儿园至大学的现代化教育体系,15年免费教育全面实现,遍及祖国各地

干部。

安徽省援藏工作队为了增加当地群众的收入、带动乡村振兴,在斯木村引种了10余亩莓茶。尼玛卓玛对这种作物很感兴趣,从土地流转、整地、施肥到种植、采摘,她全程参与,学习新技术。

莓茶,学名显齿蛇葡萄,原产于湖南张家界,是近年来流行的健康饮品,种植效益远高于目前勒布沟的传统绿茶。

通过试饮,尼玛卓玛感觉莓茶口感不错。她说:“刚入口的时候有些苦,但是回味无穷的,特别好喝。”

王天柱告诉尼玛卓玛,由于勒布沟自然条件优越,所产莓茶质量上乘,每亩产值达6万元以上。在这里,莓茶一年可采摘四五次,预计年亩产干茶100斤。

了解到这些信息以后,尼玛卓玛全心投入莓茶的试种、试采和制作工艺的学习实践中。

她说:“援藏工作队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产业,我们一定努力让莓茶在勒布沟生根,让家乡群众能靠种植莓茶致富,让更多人喝到勒布沟香气扑鼻的莓茶。”

时代赋予新使命,群众期盼新作为。各援藏工作队守正创新、担当使命,锚定习近平总书记为西藏明确的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从初期的资金援藏、项目援藏向今天的产业援藏、民生援藏、智力援藏、文化援藏纵深推进,广大援藏干部用改革的办法和创新的思维,着眼长远,结合各地资源禀赋和群众需求,做大做强特色产业,帮助西藏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上海市第十批援藏干部、日喀则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李凌说:“我们按照‘产业带来就业、就业带动增收、增收促进振兴’的发展思路,立足当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积极对接上海市场与技术,坚持基础设施与重点产业统筹推进,高质量助力乡村振兴。”

为此,援藏以来,在李凌的积极协调下,上海援藏依托进博会、藏博会、五五购物节、珠峰文化旅游节等活动开展主题招商,筹划组建上海商会推动组团式招商,积极对接头部企业、“明星”企业。中核集团、京能集团、卓阳科技、日出东方的新能源项目已经开工,洛子科技、奢派科技等一批保供供暖企业也已经在日喀则经开区落户。

“现在到每个项目,都要求做到建设与管理并重,对项目的长久利益考虑更多一些。”江苏省第十批援藏干部、拉萨市经信局副局长刘华说:“同时,结合江苏和拉萨各自优势,改变原有的单一支援模式,推动‘藏品入苏、苏品进藏’,力求实现双赢。”

为把拉萨的特色产业做优做强,刘华接过上一任援友接力棒后,便挨个企业搞调研,因地制宜引进江苏经验,牵头制订产业发展计划和方案,重点支持民族特色产业、藏医药业、饮品制造业等五大产业发展,精选“拉萨好水”等20余种产品列入项目库,举办“拉萨好物”特色产品评选活动,推动高原特色产品入驻江苏电子商务平台、线下超市等。如今,南京的超市货架上不少商品来自拉萨。

不忘来时路,薪火永传承。这是在“世界屋脊”书写的人类发展华章。

“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更高,在工作中不断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增强能力、锤炼作风。”2020年8月,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为老西藏精神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两路”精神、老西藏精神、援藏精神,一脉相传、历久弥新。

6月,又到了过林卡的季节。且增、扎西、老张、小李……大家伙在夏日的青山绿水间,倾诉对往昔的留恋、离开故土的惆怅,也分享着在这里发现第二故乡的柔情。

不管本地人还是进藏的、调藏的,以及游藏的,来到这里就可能发生故事。故事要靠自己书写,故事的主人公就是自己。

历史只有起点,没有终点。3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弹指一挥。四面八方、身份各异,一批又一批援藏干部来到高原。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歌同唱、舞同跳、节同过,他们将在这里的点点滴滴或喜或悲。

藏族谚语说:“山能叫水低头,人能叫山低头。”

30年,最鲜明的精神标识,融汇于山一程、水一程的援藏实践,激发着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砥砺前行自信和底气。

对口支援西藏工作,是伟大新时代的一首波澜壮阔、扣人心弦的长歌;援藏干部人才和西藏各族干部群众一起,矗立起了一座高于高原的精神坐标!

(马国英、李成业、王开波、周辉、黄志武、李菲参与创作)

版式设计:张丹峰